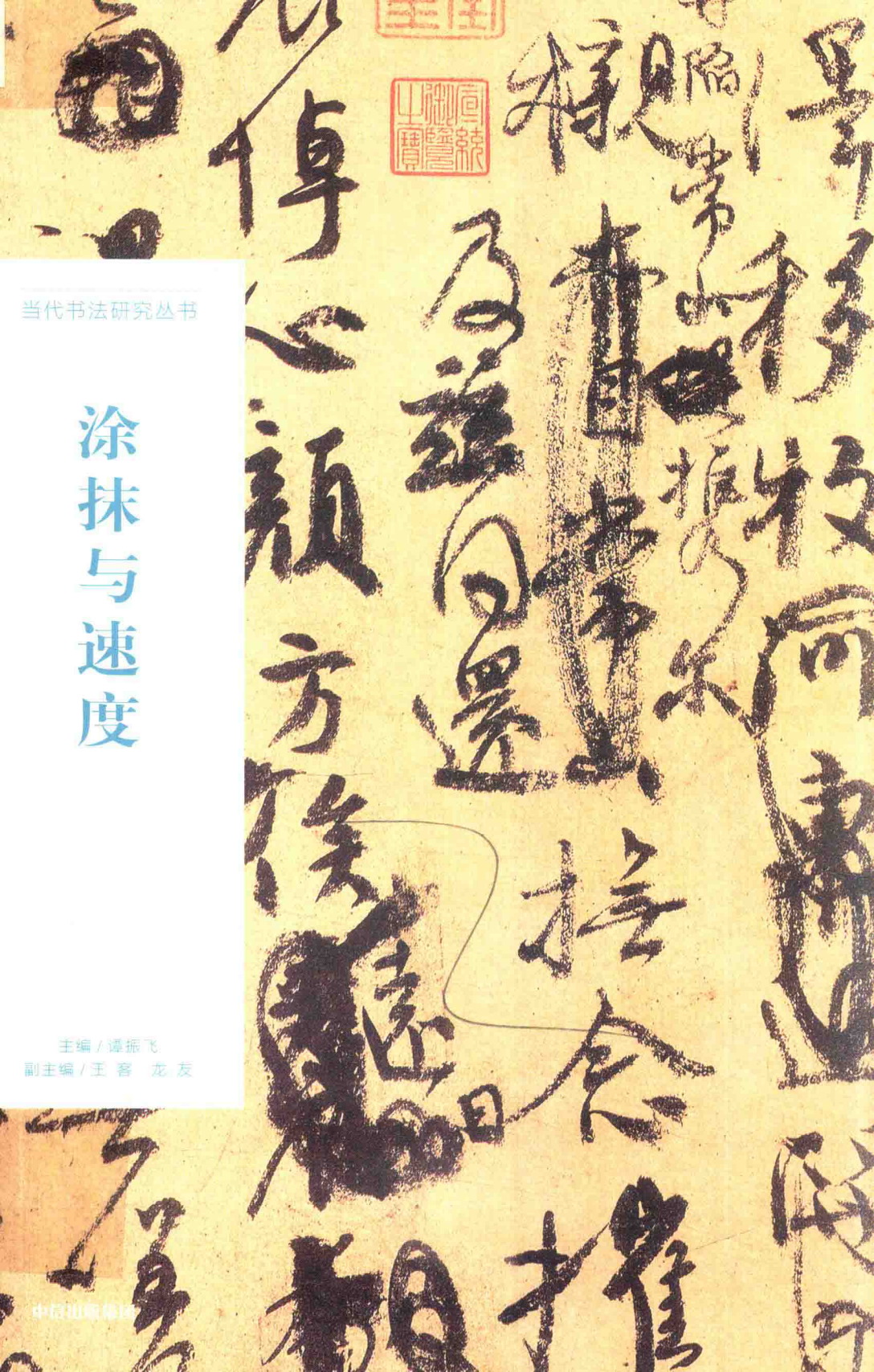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

涂抹与速度

主编 / 谭振飞
副主编 / 王 客 龙 友

中信出版社





涂抹与速度

主编 谭振飞

副主编 王 客 龙 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涂抹与速度 / 谭振飞主编.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1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

ISBN 978-7-5086-9521-1

I. ①涂… II. ①谭… III. ①汉字—书法—研究

IV. ①J2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1890 号

涂抹与速度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

主 编: 谭振飞

副 主 编: 王客 龙友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2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521-1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前 言

邱振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书法研究丛书”入选的文章，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出生的作者占了大半。一代新人已经登上书法研究的舞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了巨大的变化。书法当然不在社会变动的中心，但是对于一个专业领域，仍然是一个崭新阶段的开始。从 70 年代末到 21 世纪初，这三十年可以看作书法专业教育的发展时期。三十年的努力，从人员寥落的专业队伍到几十个院校的书法专业，虽然还存在种种困难，但它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后来者提供了深入和发展的可能。

最近十几年的收获，展现出书法领域新的气象。

作为学术和艺术的书法，已经成为当代文化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常常听到人们说，书法不受重视，书法领域缺少人才。

不是这样。社会的变化，新兴领域的兴起，使有才华的年轻人分散到众多的领域。哈斯克尔就说过，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去电影领域，投身美术领域的人才少了。但一个领域，总会有各种机缘带来杰出的

青年，何况一个领域只需要几位真正的好手，情况便截然改观。

这样潜在的好手，我认识的就有几位。

一位朋友激动地问我，是谁？我没有回答。成才是艰难之事，文化中重要人物的出现，除了才华，还需要有知识、涵养以及性格和意志的磨砺。有一个方面的欠缺，便难以成就。但我心中是祈愿着，也深信着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每一代人的问题，要一代人自己去寻找。

如果把 20 世纪分为三个阶段，成长于 20 世纪前期的一代，继承传统者，在抱负、深度、锐意上不输于他们的前辈，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可以看作这一代胸襟与识见的代表；中西融会者如宗白华，既有对书法的高度敏感，亦有对感受的精辟分析，他们为书法的现代思考开辟了一条新路。

接下来的一代，把对书法的思考融入当代学术，提出一些前人不曾提出的问题，既在当代学术的框架中做出解答，亦构建新的概念系统，慎重提出由书法而引发的种种问题。所提出问题的尖锐、深切，不下于其他相关学科。

对新一代，我的希望是，对书法的视觉、精神含蕴继续深入，通过书法解释中国艺术中的深层机制，再由此而深入中国文化从未被阐释的秘密，也注重新的内涵的培育与阐释。阐释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不避草创、不避新见、不避论争，一点点积累书法新的含义。这需要新的创作的配合——只有独特的视觉图形才能表现独特的精神内涵。你们有你们不可替代的一代人的生存感受。

书法评论和历史陈述，归根结底要落实在问题上，不管你从事的是哪个分支，一定要有比前人更进一步的问题。

论述要严谨，要戒绝任何草率之处。文字不仅是给书法界读的，更是给所有关心感觉和思想的人读的，是给某些更苛刻的读者来读的。资讯的发达，使人们觉得“文章千古事”的时代已经远去，但每个时

代总会留下一些感觉和思想的痕迹，我希望这个时代留下一些有关于书法的内容。

波德莱尔说：年轻人写作，即使报酬微不足道，也必须竭尽全力。

书法的未来在你们的手上。让书法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从书法出发对中国的艺术、文化、哲学进行反思，并推动有关领域的进展。

书法应当为当代艺术、当代思想提供不竭的灵感。

关于创作。过去的书法，是学习一种风格，在长期的磨炼中塑造自己的感觉和书写习惯，形成自己的面目；但现在的书法创作，是从掌握经典的核心技巧入手，并想象、发明新的手段——因为表达新的生存感受的需要，其中当然也包括你对传统的感悟，但那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作者人性的、当代生存的内容。

对任何已有风格的模仿都是练习。只有经过了这个阶段，书写才成为表达内心生活的手段。不过不是所有内心生活都有同样的价值，只有深刻的人性以及内心生活，才有可能成为称得上是对作品的书写支持。

所有人都在努力工作，为了让你们确立更宏伟的目标。

2018年5月31日 北京

目 录

前言 邱振中	3
论涂抹：书法的边界与意义 丘新巧	001
论速度：书法中的诸种运动 丘新巧	023
非“藏锋” 王义军	039
“中锋”的陷阱 王义军	065
书法意临与风格生成 尚天潇	079
晋唐古法散论 马超	121
米芾：“乱真”的迷惑 周勋君	131
迷醉之境	
——书法与酒精 陈亦刚	143
从祝允明《草书古诗十九首》	
考察其与吴门诸子的关系 王方呈	149

一挥便了忘工粗：齐白石及其日常书写	龙友	179
书法篆刻家的古文字学视野		
——容庚、商承祚合论	祝帅	217
作者简介		243
后记	谭振飞	247

论涂抹：书法的边界与意义

丘新巧

无意识的图形—形式、作为图形性的形式将是一种反—好的形式 (une anti-bonne forme)，一种坏的形式。我们可以说它是狄奥尼索斯式的——作为对整体统一性漠不关心的能量。

——利奥塔

一、涂抹作为理想

涂抹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书法现象，它只会出现在属于日常书写范畴内的作品中，对于涂抹现象的考察可以触及书写之边界的问题。在进入对涂抹本身的讨论前，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在书法的传统中人们是如何接受涂抹的？让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进入。明代吕坤在其《呻吟语》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隆庆戊辰，永城胡君格诚登第，三场文字皆涂抹过半，西安郑

给谏大经所取士也，人皆笑之。后余阅其卷，乃叹曰：“涂抹即尽，弃掷不能，何者？其荒疏狂诞，绳之以举业，自当落地。而一段雄伟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杰如对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羁之才，难挫之气，吞牛食象，倒海冲山，自非寻常庸众人。惜也！以不合世调，竟使沉沦。”余因拈出以为取士者不专在数篇工拙，当得之牝牡骊黄之外也。^①

真正打动吕坤的主要不是这篇考卷的文章和书法，他对这两方面都只字未提。吕坤眼中的那一段“雄伟器度”和“爽朗精神”，正是由“涂抹即尽”这个行为引发的。在吕坤的想象中，正因胡格诚身上秉承的不羁之才、难挫之气，使其即使在写文章的过程中遭遇了各种困难挫折，他仍然不顾一切地在写作中挺进，而不惜最终是满纸涂抹的结果。涂抹，在此成为一个最瞩目的标志和桥梁，通过它，某种只能得之于“牝牡骊黄之外”的理想信念被捕捉到，那个超越于文辞和书法之外的、有着“本然之天”的人本身得以完整地现身。

但在这篇主题为《词章》的文章里特举这个例子似乎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涂抹本身与文辞和书法没有直接关系。但因为对于吕坤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那个作为书写者的人本身，它才是真实而自然的东西，为了这个目的，文辞和书法就必须是被超越的、仅仅作为手段的东西。词章的目的是“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②，通过涂抹这种极端的书写方式以造成完全透明的中介，“其人”便以最便捷、最直接的途径被感知到。在《词章》一篇中吕坤同样谈到书法，指出“同归于任其自然，不事造作”才是书法的理想境界。涂抹，正因其对文辞和书法的双重否定，便成为连通自然的理想中介方式，而那位纵横涂抹的作者，便得以穿过由涂抹打开的空间，以其不羁而崇高的形象浮现于纸上。

可令吕坤深感惋惜的是，“庸常众人”无法看到这种关于涂抹的

妙处。他们缺少精英文化中解码这个现象的必要钥匙，因此他们只能以涂抹自身的那种否定性来看待涂抹，把它视为全然无用的、被抛弃、被否定了的东西——他们只能站在涂抹的内部看待涂抹，而无法越过这个立场看到涂抹中的言外之意和字外之象。换言之，他们并不把涂抹视为一种对书法必要的“补充”，而是把涂抹视为自足的，因此也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实体。

吕坤所提及的故事或许并不被视为一个关乎书法的案例，然而，作为一种书写的极限，涂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越过书法的边界了，毕竟书法始终是种奠基在文字之上的艺术。如果说吕坤的例子并不那么具有代表性，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考察《祭侄文稿》这件有着大量涂抹现象的著名作品，看看人们对它的接受和评价会把我们引到什么地方。

古人无论是写信札还是做文章，都有起稿的习惯。而《祭侄文稿》（图 1-1）那满纸的涂抹，暗示着它是最初始的、即时的书写状态下的产物。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涂抹痕迹，我们便不容易便捷地辨认出它的草稿的性质，有了这些涂抹，这件作品仿佛被注入了强劲的生命和蹦动的血脉，书写的激情、愤慨和悲哀在涂抹的映衬下变得更加震撼人心。后人面对这件杰作，无不惊叹于这种活生生的力量：

公字画雄秀，奄有魏晋而自成一家。前辈云，书法至此极矣。纵笔浩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若篆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出天造，岂非当公注思为文，而于字画无意于工而反极其工邪。（宋·陈深跋）

诸贤品题，以为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张晏跋）

盖亦取其行书之妙也。况此二帖皆一时藁草，未尝用意，故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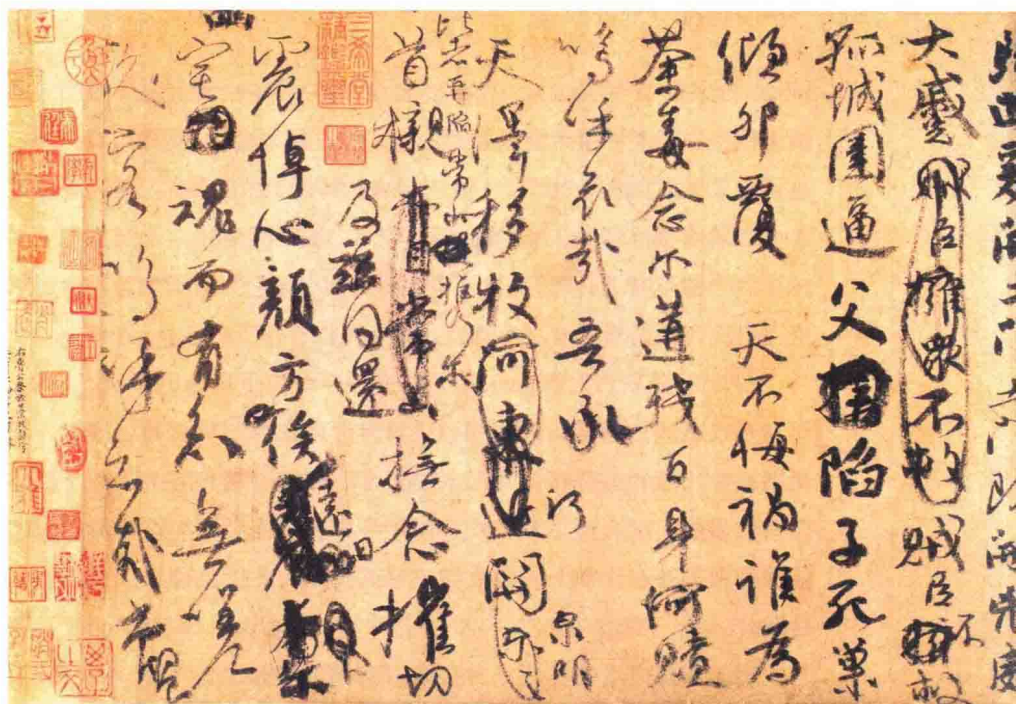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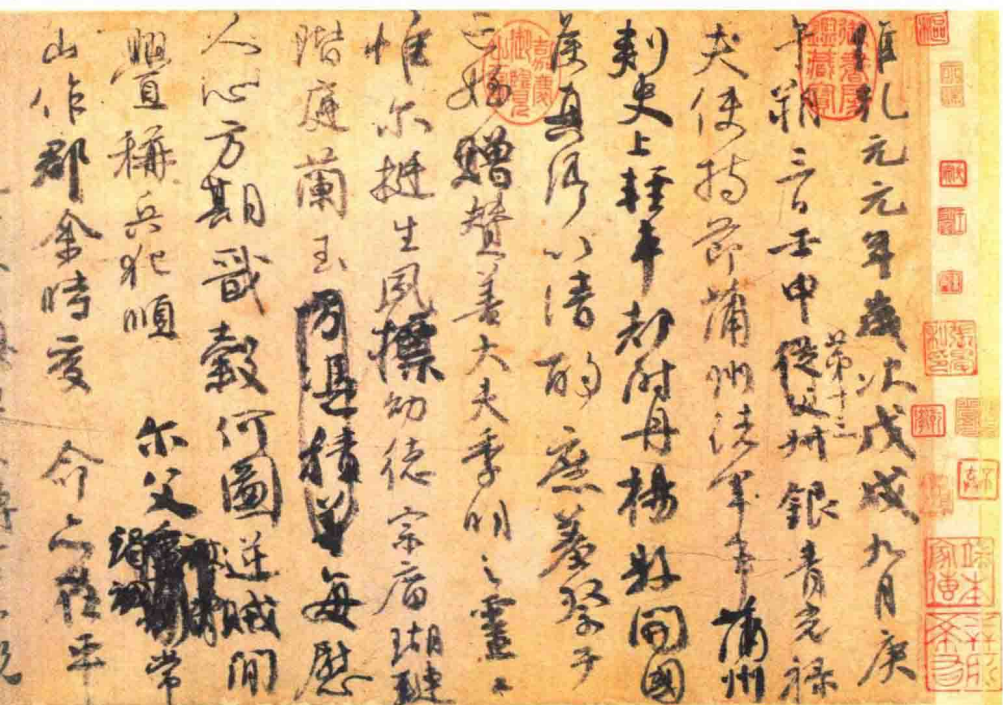


图 1-1 唐 颜真卿《祭侄文稿》

真烂漫出于寻常畦径之外。米氏所谓忠义愤发，顿挫郁屈，意不在字者也。（明·文徵明跋）

值得注意的是张晏在题跋中提到的“告”“书简”和“起草”的等级结构，代表着愈发接近理想的自然状态。这些题跋无一例外地把赞美的话语指向“无意”的书写，这“无意”当然指的是其书法意识全然淹没在文字的使用过程中的那个状态。直到现代人们同样热衷于以此方式理解这幅杰作诞生的来源，如朱关田同样激情洋溢地赞叹这件作品在书写时“悲愤交加，情不能自禁，其意固不在文字之间，而顿



挫纵横，一泻千里，终为千古绝调。”^③而由涂抹所标示出的这种“无意”，使得内在于文字中的那股愤激和忠义，以愈发不可遏制的方式，在任何与观者触目的瞬间勃然喷发。

如果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理解作为补充的涂抹在书法当中的重要性，赵孟頫的《秋深帖》（图 1-2）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这件作品的末尾留下了一处涂抹的痕迹，是它暴露了书写者行笔时的那种志得意满的姿态：在发现错误之前，赵孟頫已经匆匆地署上了自己的而非他妻子的名字。一股来自潜意识中的欲望突然打断了他的思虑，他或许急着想将这次精彩的书写打上自己的烙印。即便没有涂抹的痕迹，这件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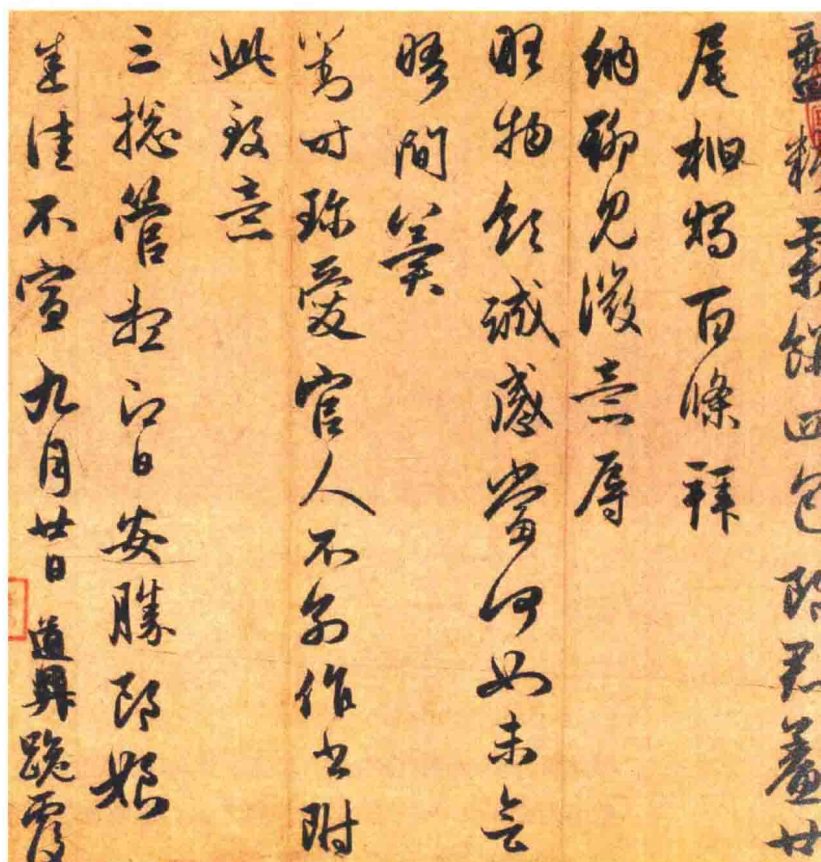


图 1-2 元 赵孟頫《秋深帖》

道昇晚覆

孀夫人難前道昇久不存

字不勝馳

想秋深漸寒時惟

此履清安近

尊堂太夫人興

令姪吉沛父皆在此一再相

念想

也足够精彩，但如果这种精彩是一种更加动人的力量，它便需要一个小小的补充。这一点涂抹的痕迹，既作为补充，也作为一个确凿无疑的标志，标志着这件作品那不可多得的、非凡的艺术魅力，标志着一个更生动的作者的鲜活在场。

于是，涂抹作为一种彻底无意的行为，把我们带到了古典美学的一个最前沿的位置。那么，究竟什么是涂抹？

二、什么是涂抹？

涂抹当然诞生在日常书写的土壤上。日常这个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用性、重复性和延续性的维度。任何被称之为日常的东西，都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反复上演的东西，并且它们以其缓慢的节奏延续着。所以与“日常”相对的，恰恰是那些在我们的生命中陡然出现的，使我们的生活轨迹突然变换了节奏的、跳跃性的东西——与日常相对的东西只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性的、开启了新的时间方向的“事件”(event)。^④

正如我们所反复强调的那样，日常书写首先是这样一种书写，它是一种深深地卷入各种日常事务当中的书写，其目的是为了完成一些实用性的目的，而不是为了一种艺术的目的。粗粗看上去，涂抹虽然看上去也像某种事件，象征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某种打断和突变，它在我们畅通运行的思想和感觉上造成了挫折、岔开和抵抗，就像在平滑的质地上的突然隆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犯错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常见的事情那样，涂抹仍然是诞生在日常书写的土壤之上的书写行为。正因为日常生活是我们大部分时间都生活于其中的领域，它是巨大的、平凡的、平缓的和充满惰性之力的，其下面涌动着无数复杂的情感、信念和欲望。在日常书写中人们都是会犯错的，这些错误借助偶然性的力量随时突然发生，它是无意识的流露，它使得对书法至

为重要的那种整体有机统一性早已被抛诸脑后。涂抹是欲望本身的运动——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这欲望便是某种“天道”的化身，用利奥塔的话说，它是“无意识的图形—形式（forme）”^⑤。

因此，涂抹之所以是深深镶嵌在日常书写中的行为，正是因为日常书写那经常发生的偏移、偶尔的迷失为它提供了诞生所需要的空间。日常书写作为某种自然性的、潜移默化的基础，为涂抹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诚然，现代艺术中有许许多多涂抹的尝试，诸如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行动绘画”就把涂抹的逻辑推到了极限。但这类涂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涂抹，当他们努力去表现涂抹，把它当成一种艺术效果来追求的时候，真正的涂抹却早就遁身而去。因为真正的涂抹是不要，是删除，是彻底打消重来。因为这种自我否定的特征使涂抹不可能被刻意地捕捉到，它只能是非自觉的。而就艺术需要自觉意识这点而言，涂抹与所有艺术行为相对立，它只诞生在日常书写中。

在书法中，人们对涂抹的接受奇妙地包含着双重的态度。一般说来出现在作品中的涂抹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涂抹就像是在作品上造成了致命的、令人无法忽视的缺陷。涂抹之所以难以接受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在书法内部造成了激烈的跳跃和冲突，它把作者所不想要的、想要抹去的东西留在了纸面上，每一次涂抹的出现实际上则意味着一次失败。由于涂抹，原先那平整的时空，以及因此而保证的那种审美有机统一性都被打乱了，涂抹成为审美的一个障碍。然而，书法当中的涂抹不是也作为一种艺术现象被接受了吗？人们不是毫不吝惜华美的言辞去热烈赞颂鲁公的三稿吗？

涂抹作为艺术的这种悖论，也是日常书写作为艺术的悖论。日常书写总是处在日常性和艺术性的悖论当中，但是日常书写书法的奇妙之处正在于，它通过彻底展示自己的日常性而达到艺术性的极致。它通过首先悬置艺术的目标而沉浸入语言的世界中，在作品产生以后，